

# 研究大熊猫49年,留给世界一个不再濒危的种群

# “中国大熊猫之父”胡锦矗的半世熊猫缘

## 独创“胡氏方法”

1974年2月,45岁的胡锦矗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一支30人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开展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

这位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脊椎动物研究班的学生,毕业时遵从组织号召回到家乡,任教于刚刚组建的南充师专(西华师范大学前身)生物系。从此,他的人事单位再也没有换过。但是,直到45岁前,他研究的都是飞鸟鱼虫。大熊猫?他只是零散地听过介绍。

被任命为这支调查队队长的胡锦矗,后来才认识到,接手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任务。这支野调队成员复杂,有的仅学会了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还有的压根儿就看不懂地形图。

比这更没谱的是,这支30人的队伍要弄清楚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但大熊猫的活动区域具有季节性,春季为了相亲求偶,往往“串门”几十上百公里。秋冬季,又跑到低海拔地区找饭吃。就算是相对固定的区域,高海拔地区跑步速度奇快的大熊猫也不会等着调查队员来挨个点名。

咋办?只能从最明显的活动痕迹,也就是大熊猫的粪便里找答案。胡锦矗发现,不同大熊猫的粪便中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咬痕各不相同。有限的资料显示,大熊猫是个“直肠子”,吃进去的竹子什么形状,还能原样拉出来。仔细分辨,就能确定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等信息。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熊猫的“咬节法”——又称“胡氏方法”,沿用至今。

根据“咬节法”,1977年,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显示,全球野生大熊猫共有2459只(当时对外公布的数据为1000只左右)。

## 建立“五一棚”

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资源调查后,国家决定继续加强大熊猫的生态学研究。1978年,胡锦矗牵头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取名“五一棚”,因为从住地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

在“五一棚”,最苦最累的活,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跟踪定位戴着无线电颈圈的几只大熊猫。夜晚,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雪地,踩着没膝深的积雪,反复测试,确定大熊猫的位置。一夜下来,胡锦矗的军大衣冻成冰甲,走起来如机器人一样咔嚓作响。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胡锦矗带领团队用长达八年时间,在35平方公里区域内,建立了7条观测线路,并获得了大量有关大熊猫生物学的第一手材料。1985年,胡锦矗编写的首部关于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的学术专著——《卧



胡锦矗,1929年3月24日生于四川开江,动物学家,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曾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曾任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

2月16日晚,胡锦矗在四川南充病逝,享年94岁。

2月19日下午,胡锦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充市殡仪馆举行。胡锦矗生前亲友、同事、学生以及业界代表数百人送别先生。在很多人的朋友圈,他的照片已经调成黑白色——那是大熊猫的颜色。与大熊猫相伴半生,胡锦矗留给世界一个不再濒危的大熊猫种群。

►胡锦矗 图源:西华师范大学



龙的大熊猫》出版,首次揭秘了大熊猫在密林里的“隐士”生活,引起世界动物保护学界的极大关注。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最具权威的大熊猫保护科研基础性资料。

以“五一棚”为起点,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拉开序幕。胡锦矗带领的团队虽扎根在四川卧龙的山野之间,却很快吸引了全球的目光。1980年,以大熊猫为会标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后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即WWF)进入卧龙,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增设帐篷,扩点建站,派驻专家。这不仅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起点,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保护工作。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得益于中国持续数十载的保护,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因为胡锦矗,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才能取得这样丰富的成果。”被誉为“20世纪三位最杰出野生动物研究专家”之一的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这样评价胡锦矗在大熊猫保护上的成就。

## 在学生心中亦师亦父

胡锦矗先生自198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一直坚持授课到84岁高龄,培养研究生上百名,为中国动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年逾八旬后,他退而不休,还会给毕业生辅导论文,到保护区去培训野外调查队员,为青少年撰写科普书籍,关注学生们的最新科研成果。

胡锦矗的老友、《科幻世界》前总编辑谭楷曾写了一篇“胡锦矗和他的弟子们”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关于师生情谊的细节:弟子们来自天南地北,周末或节假日,最欢乐的去处就是先生的家。先生会亲自下厨做一桌子美味,很多弟子都尝过他的“小葱烧鲫鱼”。

女儿胡晓有时也会在父亲的学生面前表现出“吃醋”。“我这个老爸,自从收了你们几个研究生,就像收养了一大窝儿子。别看他很难当面表扬哪一个,背后跟我妈夸这一个,吹那一个,个个都是前途光明得不得了。说实话,我都吃醋了。”

不止在老友笔下,胡锦矗在学生们的心理也亦师亦父。他宽厚豁达、淡泊名利,对学生们仁爱宽容并竭力帮助。

学生杨光如今已是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当年大学毕业曾被分配在万州三中教生物课,第一次考研遇到挫折,最消沉时,先生来了。原来,胡锦矗先生去安徽参加学术会,归途路过万州,船舶码头后急忙直奔杨光的学校,他亲口告诉杨光一个好消息,他将招收“脊椎动物资源及保护”

硕士研究生,希望杨光振作备考。

1984年,杨光成为胡锦矗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如今,已成博导的杨光说:先生告诉我什么是导师?导师,就是事业的引路人,人生的航标灯。

胡锦矗的2001届学生李春回忆,年轻时每次出野外,先生都要坚持亲自带队。后来年纪大了,弟子们不放心让他留在营地。他就到处转悠找寻食物,等傍晚收工回营地再带大家一起去饱餐一顿。

先生给学生的野外补贴很高,不仅帮助学生解决了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少师兄在毕业时还能有一笔不菲的存款。但对治学,先生却很严谨。“先生对学生论文的修改极其严格、仔细、考究,精确到每一个字、词的用法。第一次拿到修改过的论文,通篇密集的标注痕迹,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胡锦矗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一生的骄傲,就是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我们国家动物研究所搞大型动物和熊猫研究的,全是我的学生。”

谈及人生中的遗憾,他则说:“人生有限,培养的学生还不够多。”

## 92岁前仍坚持每天工作

2018年,胡锦矗过89岁生日,

很多弟子回到四川南充,谭楷也专门前去为老朋友祝寿。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弟子们”前一天晚上因熬夜还在补觉时,“老爷子”胡锦矗已在外面走了1万步,“手机上,他与天南海北的几十个弟子建了一个群,把每天走多少步都‘公示’出来,相互激励。”

实际上,一直到92岁生日前,胡锦矗都坚持每天工作。他的办公室位于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楼317号。学校领导和亲友都劝他“该歇一歇了”,他却说:“常爬山的人腿劲好,跑得快,阎王爷来收命都嫌麻烦,跑不赢我。”

但女儿胡晓说,最近几年,父亲受高血压影响出现了肾病综合征。另外还有脑萎缩、老年痴呆及肺纤维化的问题,“前年妈妈脑溢血去世后,他精神状态下滑明显,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92岁后,胡锦矗不能再坚持每天走路10000步,不能再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工作。老人病了,需要“歇一歇了”。

## 临终前还念叨着大熊猫

告别仪式上,女儿胡晓泣不成声。胡锦矗是父亲,女儿眼中的“老先生”。

2月14日,女儿胡晓经过批准进入ICU看望父亲。“我在摸到他头的一瞬间,我知道老先生他是清醒的,他知道我来了。”

“我知道老先生他向往的,是他热爱的大自然,他的大熊猫。”2月16日22时8分,老先生平静地离开了。

胡晓说,“老先生研究了多少年的大熊猫,我就是多少岁。”

胡晓见证了父亲一辈子研究大熊猫的成长史。“我从6岁到12岁的几乎每个暑假,都是陪着父亲在五一棚度过。”她看到父亲每一次野外调查。“我见到了父亲和夏勒博士最初的研究,我每天晚上回到五一棚,听着他们讨论,我知道他们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告别仪式上,胡晓为大家播放了一段视频。

“今天大家共聚一堂,为保护大熊猫事业做出努力,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贡献。希望年轻人走出家门,多在野外跑一跑,看一看,到野外多做一些观察,研究一下大熊猫的栖息地如何,大熊猫现在的发展状况如何,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这是一段只有37秒的视频,记录了胡锦矗生前对年轻人最后的寄语。胡晓介绍,这段视频拍摄于去年夏天,断断续续拍了五次,“后来他病情严重,很难再完整说话。”视频最后,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大熊猫。

“告别仪式上突然听到老师的声音,那一刻仿佛老师在给我们上最后一课。”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林学系副主任黄燕博士,听到恩师的声音,止不住的泪水,止不住的悲痛。

本版综合新华社、光明网、北京青年报、封面新闻、红星新闻等